



# 永远的 漂泊

高小莉

花城出版社

# 永远的飘泊

高小莉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永远的飘泊

高小莉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125 印张 2 插页 280000 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5360—1982—3

I·1683 定价 12.00 元

# 献 辞

陈国凯

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！

提倡文人有文，文学有节；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！

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，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；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，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、面向社会、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，认真撰写作品，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，不失为一种壮举！

时代呼唤文学；文学呼唤正气；文学呼唤大风之歌！

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，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。

文学之树长青！

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

我是个女神，我把你引入天堂  
我是个女妖，我把你推进地狱

我是个坏女人。

男人犹如一本书，在我 30 岁的生命中，曾读过多少本书，已记不清了。打开书本，我认识了男人；合上书本，我认识了这个世界。抛弃男人，亦被男人抛弃，在一阵阵撕裂的痛楚中，走向成熟。

同时，也走向毁灭……

“毁灭”一词使叶小舟微微一震。她用力一划，在“毁灭”两字后加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再把写下的文字看一遍，她蹙了蹙眉，“哧”一声撕下稿纸，揉成一团，随手扔往一边。毁灭，毁灭，怎么老想到毁灭？

叶小舟推开稿纸，点燃一支“沙龙”，斜靠在椅子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
“没有人能够毁灭你叶小舟，只有你叶小舟自己毁灭自己！”

野川说这话时，一双不大的眼睛往下斜斜地瞄住一处，语调冷如北极。叶小舟想起他以往赤道般的热，认定此类男人定是怪物，他的热和冷永远成正比。

叶小舟曾何等迷恋这种热如火、冷如冰的男人啊！很长一段日子，叶小舟心目中的男子汉除了野川还是野川，全世界的男人在野川面前都黯然失色。每当野川让她长时间地悸动、颤抖时，她就在心中呐喊：让我死吧！

然而，后来的日子，叶小舟越来越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情绪攥住，直攥得五脏六腑绞裂。痛苦？伤感？绝望？仇恨？叶小舟无法下定义。野川依旧是原来的野川，叶小舟却觉得恍如隔

世。野川说：“你去死吧。”叶小舟心如死水。

心中滋生着一种更强烈的渴望，但不是死。

叶小舟拾起地上的纸团，把“走向毁灭”改成“坠入迷惘”。

铁门“哐当”一声脆响，叶小舟知道是野川回来了，但她没回头，继续坐在书桌旁抽烟。她明白野川会干什么，每个细节都纳入了程序。果然，野川套上拖鞋，甩了衣裤，一晃一晃地晃进了浴室。哗哗的流水声中，响起了野川有一搭没一搭的嚎声——

星星咋不是那颗星星哟

月亮咋不是那个月亮

山也不是那座山哟

梁也不是那道梁

完了再重头来，翻来覆去，每嚎到“星星”两字时，仿佛胸中有一砣铁，要用力吐出来似的。叶小舟抽了两根烟，野川还吊在“星星”上。她像往常一样出了书房，把手搭在浴室门上，倚住一边，一言不发地欣赏起来。

野川一条瘦狗般瘫在地上，高高的水龙头冲出一股水柱直泄而下，准确无误地冲到他的头顶。水花飞溅，白白的犹如盛开着一朵莲花。叶小舟关了水龙头，伸手把他拉起，胡乱地用毛巾在他身上擦了几把。野川望了望她，双眼红得冒血。他一甩一甩地往卧室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拉住叶小舟，往她脸上狠狠地啃了一口。

浓烈的酒气和着大蒜气味扑鼻而来，叶小舟本能地把脸侧向一边。

“来吧，狗。”

“你先睡吧，我还有一点没写完。”

叶小舟拉过被单给他盖上，又把空调的温度往上调到 25°，轻轻地掩上房门。

叶小舟重新坐到书桌前，铺开稿纸，犹豫了一会，郑重地写上题目“我生命中的男人”。第一句“我是个坏女人”刚出，叶小舟顿住了，痴痴地发起了呆。

幽香满室，花瓶里的茉莉花悄然开放。凝视着小小的白色的花朵，叶小舟垂下了笔，渐渐飘向无垠。

我是个坏女人吗？

叶小舟，这个在这座城市里掷地有声的名字，无论朝野，几乎尽人皆知。她如日中天的辉煌，晃得人难以睁眼。首先，作为发行量百万的杂志《女性》的总编兼社长，她是一个神人；其次，作为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，多次获市颁发的“有突出贡献奖”的新时代青年楷模，她是个能人；再者，她的系列作品《我们这一代》连连获奖，并被改编成电视剧，引起轰动，她是个天才。

尤其引人注目的是，叶小舟一改过去“才女少美人”、“有才必丑女”的说法，她气质高雅，风姿绰约，成熟的风韵透出无穷的魅力。据说，她有一次陪友人参观某大寺院，飘然而过时，引得寺中和尚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态。电视里发表讲话，竟把那老练的主持人比了下去。

叶小舟的干练、果敢、魄力是出了名的，而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，作为女人的叶小舟是一个神秘而叛逆的名字。

叶小舟是个独身女人。

独身女人能有几个好的？

“叭”的一声，很响，在子夜里犹如枪声。叶小舟定定神，听出是烟灰缸砸在玻璃茶几上的声音。她出了书房，来到客厅。

野川正点着打火机，蓝色的火苗映得他的脸极阴郁。叶小

舟打开灯，泡了杯浓茶递给野川，淡淡地望了望他。两人坐在沙发上，许久没开口。

野川吸了半截烟时，叶小舟说：“我以为你睡了。”

野川没吭气，一个劲地吸烟。

叶小舟索然。她默默地起身，进了浴室，刷牙，洗脸，然后对着梳妆镜抹脸。

冷不防，野川的声音响起。

“又在脱裤子？”

叶小舟咽了口唾沫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明天再谈，好吗？”

野川嘴角动了动，似是笑了笑。

“当街脱裤子，舒服吗？”

“那是小说，怕啥？何况，谁也不认识你。”

“但所有的人都认识你！当街脱了裤子，露出一屁股屎给人看，不臭吗？”

“稍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把文学作品与真人等同起来。莫非，写妓女的作家就得是妓女，写罪犯的作家就得去杀人？你太幼稚。”

“好歹我也念过几年书，我会不知道你叶小舟是什么货色！什么《我们这一代》，写来写去尽是你自己的丑事，也不去听听，人家怎么说……”

“我只做我自己要做的事，我不管人家！”

“好好的，干吗揭自己的疮疤？你现在功成名就，何苦折腾自己！”

“你不明白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无处诉说无从倾诉，你需要发泄需要平衡，什么‘我是个坏女人’，干脆说‘我是个当街脱裤的女人’不更好吗？那样，就会有男人来找你，你就不孤独不寂寞了。”

“变态！”

叶小舟不再出声，上了床倒头便睡。

“人家给你竖一杆竹子，你就哧溜往上爬，也不回头看看……”

叶小舟用被子蒙住头。

稍顷，野川爆发出一阵狂笑。笑毕，手握拳头叫道：“胜利喽！”一招饿虎擒羊，扑向叶小舟。

肌肤一接触，叶小舟感觉到触到了一座火山。火山喷涌的岩浆漫过来，裹挟住她，使她无法不燃烧。她又记起了第一次触摸他的身体时，他犹如熊熊燃烧的烈焰，灼得痛彻脏腑。她惊叹这旺盛的生命力，同时亦被这燃烧的生命征服。他的躯体仿佛是烙铁，只要一贴上，她就发抖，直至口干舌燥。

“你得意呀你嚣张呀你不可一世呀你个臭婊子我整死你！”

野川声嘶力竭。

“虐待狂！”

叶小舟咬牙切齿地骂，对准他的肩膀一寸一寸地咬。

野川疯狂起来。

当两个人都瘫软下来时，野川用手轻轻抓她的头发，说：“女人，我的好女人。”

叶小舟大脑霎时一片空白。

## 2

“路生，晚上你在那等我，我来。”

“那”是她和路生常去的地方，就在河边的绿竹丛中。

“你一定要来。”

路生没望她，头低着。

“我们好了这么多年，你连碰都没碰我一下，今晚，我给你。”

“可……是，明天是你与他的日子，怎么能……”

“我不管那么多。”

远处山头的雾开始消散，天就快亮了。脚下的草湿漉漉的。不远处有一只小鸟儿欢快地叫了一声。

路生终于抬起头来，定定地望住她。那目光如炬，充满着复杂的情感。这回，轮到她低头了。

忽然，路生抓住她的手，用力握着。

“小舟，你说，是你娘逼你的吗？”

叶小舟轻轻摇摇头。

“你自己愿意的？”

她点点头，点得很艰难。

“你？”

叶小舟昂起头，对着东方一丝曙光，说：“你骂吧，我知道你要骂我忘恩负义！我不怕你骂，你就是骂一千遍一万遍我也认了，反正，我从小都是在骂声中长大的。我们家穷。我们家被人瞧不起，但我叶小舟不是甘愿永远都被人瞧不起的。”

“小舟，我爹我娘也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看，我这么大个人，会任人摆布吗？我会待你好，你完全可以不理他们。”

“哼！你爹你娘就你这么个命根子，他们瞧不起的人进了门，那日子还好过吗？”

“兴许会改变……我不会让你受委屈。”

“不，路生，这些天我才明白，我需要的你都不能给我。在这山沟里，我也呆怕了。”

“明白了，你想离开这里。说到底，你是瞧不起这里。”

“我瞧不起自己。”

路生松开她的手，默默地退到一边。叶小舟慢慢上前，猛

然从后面抱住了他，把头靠在他的后背哭泣起来。

“路生，你知道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谁叫我们生在这穷地方呢？”

“这都是命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！天底下的人都是父母所生，都是人，为什么我们就要过穷日子？就注定要受一辈子苦？嫁人，生孩子，然后慢慢老掉、死掉，什么也没留下。”

“我们好了这么久，莫非你不想跟我过日子？”

“想，做梦都想。”

“但是，现在不想了？”

她点头又摇头。

他重重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变了，小舟，自从你打城里回来，你就变了。”

那是半年前，小舟到城里领奖。高考落榜后，她开始夜夜在纸上划拉，一篇《石板巷》发表后竟然拿了个一等奖。

路生扳过她的肩，审视着她的双眸。

“小舟，你嫁给他，不也一样生孩子，过日子？你才认识他几天？”路生用力摇晃着她，喊道，“我真不明白！”

小舟用手背抹了抹眼泪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他可以救我！”

路生困惑地望着她。

“你不会明白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！”

“是，我蠢，我识的字没你多，见世面没你广，我不配你，你嫁去吧！”

路生猛地转身，迈开大步而去。

“路生——”

叶小舟扑上前，泪流满面。

“晚上我等你。”她说，一副誓死如归的凛然。

路生伸手把她拉入怀中，紧紧抱住。

入夜，月朗星稀，虫声唧唧。

叶小舟对镜梳好长辫，不声不响地往门外走。

“小舟，到哪去？”娘叫住了她。

“不到哪……上厕所。”

娘“唔”了一声：“你先看看，这衣服合不合身。”

“不试，合不合身都一个样。”

娘放下新衣，又叫小舟看一双红鞋：“你看这鞋，还合脚不？小舟呀，这男家也算大方了，这聘金，九百九十九元九角九分，全村也数一数二，上回你大伯家嫁女，男方是个风光的干部人家，那聘金也才八百九十九元九角九分。你能嫁这样的人家，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娘也放心了。你也总算没白读这么多年书。”

叶小舟望着门外，一声不吭。

“读书考大学也是为了吃米不吃谷，末了还是嫁人生孩子侍候丈夫。这回，能嫁个吃米的，倒也便当。建鹏不是说，过三个月即可顶替他父亲进厂当工人吗？你有出息，娘脸上也光彩。”

叶小舟望了望娘，很快又把视线投向门外。

“烦死了。”她说，径往门外而去。

娘沉默片刻，忽然提高声调说：“我可跟你说清楚了，明天你就是人家的人了！”

“可今天还不是！”

小舟走进夜色中。老远，身后还传来娘的责骂：“骚货，这人可是你拣的！”

出了石板小巷，避开晒谷坪上穷聊的人们，转过几排厕所，三拐两拐，叶小舟拐进了河边的绿竹林。

不见路生。叶小舟拍拍地上的草，坐下来。星星远远地镶在天边，将圆未圆的月亮一忽儿钻进云层，一忽儿探出头来。身边，萤火虫忙碌地飞来飞去，蟋蟀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唱。听惯了这喧嚷，看惯了这月色，今夜似乎与往日有些特别。到底有

什么特别，叶小舟无从细究。或许，就在于自己怦怦的心跳？

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与路生联系在一起，叶小舟说不准。或许，是两人光屁股在河里摸鱼时？抑或是那次路生为了她挨了小泼皮一顿揍开始？印象中，他们常一起上山摘野果，采蘑菇，无拘无束，毫无顾忌。第一次脸红是在她14岁那年，他们一起在山上放牛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爬上一棵老松树上打柴枝，打完柴枝，从树上往下一望，忽然软了。天啊，这么高！抱住树干，怎么也不敢往下看。一急，急哭了。

“胆小鬼，这一点高也怕。”路生从那边跑过来，指手划脚地要她往下滑。她战战兢兢爬了几步，在离地面一丈多高时，由于树身光滑，没处踩脚，她无论如何也下不来。路生想了想，忽然说：“别怕，你等着。”他抱来一大堆干草，又把蓑衣摊开铺在草上，然后叫她往下跳。

“没事的，闭上眼睛。”他鼓励着。

落地时，他不知怎么竟抱着她。还来不及松开，快嘴二婆走过来，老远就大叫：“路生，回头我给你做媒，小舟这门亲我给你说定了。”

十六岁的路生紫胀了脸，再不敢望小舟一眼，掉头就往山上跑。叶小舟对着他的背影望了许久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脸一下子红得像熟透的山果子。

往后的日子，小舟就总想跟路生在一起，只是说说话，笑着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那边有人走过来，叶小舟一阵心跳。看看，不像是路生。她闪身竹林后，目光紧紧系在河边小路上。

路生怎么还不来？

路生娘说：“识字太多的女孩子养不驯。我们家路生要娶的是能养孩子、孝敬公婆、体魄健壮的女子，那叶悠山家的二丫头，瘦瘦弱弱的，下得了田吗？她家那么一溜儿姐妹，那可够

拖累的。”就差说声：“她家那么穷，配得上我家这全村首富么？”

小舟对路生娘又怕又恨。

路生说：“我们俩好就行，谁也管不了。”

叶小舟也这么想。仿佛自己这辈子不嫁给路生，还能嫁给谁呢？迟早要跟了路生，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。

然而，事情怎么就转化得这么快？小舟到城里接受颁奖，仅一个礼拜，回来后就整个儿变了。路生找她，她不见；爹娘叫她下地，她不听。就这么一个人关在屋里，三日三夜没出门。第四天，路生进门时，她静静地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路生以为她没拿到奖，心里太难过，便想方设法逗她开心。路生讲累了，劝累了，巴巴地望着她时，她却石破天惊地说出一句话来

---

我要嫁到山外去。

路生张大着嘴，怔怔地对着她。

她又说：“我要嫁到山外去，离开这山沟，离开这枫树湾。”

叶小舟到死也不会忘记路生当时的情状。后来她还说了什么，记不清了。只记得路生公牛般与她对视了一会，猛地转身。她以为他会奔跑，不料他低下头，瞬间变成一匹气息恢恢的老牛，一步三晃地走了。

此后他们没再说话。

城里人何建鹏高昂着头进出枫树湾，叶悠山家风光了好些日子。很快，吉日择定，行嫁日近。瞧那新郎一表人才，斯斯文文，并不是娶不上媳妇之流，定是瞧上了叶悠山家二丫头那脸蛋，那身段，那才气。据说，城里人最好苗条女，胖的都嫁不出去呢！

路生家养着一口塘鱼，每天必起个大早出门割鱼草。这天，路生刚到河边，叶小舟就来了。他以为叶小舟会说些对不起之类的话，不料却是约他来河边绿竹林。他会来吗？

叶小舟不安地走动。微风过处，竹叶沙沙地响。月影下，竹影摇曳，似是一对对有情人相依相偎，窃窃私语。叶小舟再次对着河边小路望了望，默默地往回走。忽然，脚下似有什么东西。弯腰拾起，原是一包旧报纸包着的物品。打开看时，掉下一方丝帕。

这是叶小舟送给路生的丝帕。

泪水无端地盈满了眼，叶小舟僵立着，任泪水畅快地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叶小舟用丝帕抹抹泪，月色下对着丝帕凝神良久，然后，右手轻轻一舞，丝帕飘然而去，无声地落在草丛中。叶小舟连望都没再多望一眼，抬起头，迈开大步而去。

月华如水。

### 3

许多年以后，《女性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叶小舟坐在恒温的办公室里，面对着落地窗外森林般的群楼，常常会不自觉地忆起往事。现今的叶总已不能与往日的山村小丫头叶小舟同日而语，最大的区别是小丫头叶小舟所做的一切都是凭一种本能的激情，她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完全不顾将面对的是什么。她没有想到叛逆，更没有想到将来，她只是不满足现状，本能地奋起抗争。而总编叶小舟却是每时每刻都是清醒的，理智的，她明白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明白自己的将来。她把握分寸，任何事都处理得恰到好处。透过高楼的玻璃幕墙，她甚至清晰地看见山村小丫头叶小舟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出了枫树湾，不顾一切地往山外奔去。

叶小舟在城里的颁奖会上认识了来自同一个镇上的诗作者

何建鹏，从此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，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意外，一种偶然，实际上是一种必然。总编叶小舟常想，若那山村小丫头叶小舟真的嫁给了路生，路生娘也接受了，凭她的心性，她会在山沟沟枫树湾过一辈子么？或许会，又或许不会。第一种可能是因为路生全家人都对她很好，家里生活富足，他们会有三个甚至四个孩子，全村人都羡慕她。她很满足，因此忘记了自己曾读过那么多书——而对于一个村妇来说，相夫教子是不需要读什么书的。渐渐地，那个在初中就开始发表作品，并获过市级文学大奖，五乡十里都闻名的才女就成了乡村教科书，偶尔会被人提起：读书有什么用！丫头读书再多还不是一样嫁人生孩子，迟早还不是人家的人。你看看小舟，当初是何等的……

第二种可能是叶小舟经不住诱惑，放不下笔——要知道，她做梦都想出人头地，不仅是她，还有爹娘、姐妹，都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，叶悠山家能扬眉吐气。她肩负着叶家几辈人的重托，叶家命运的改变就全赖她了。为了让她读书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；为了让她读书，姐妹们都只念完小学便下地了，为的是让她安心考大学。一想到全家人巴巴望住她的目光，她就全身发抖。忍无可忍时，她会在心里喊一声：我不是救世主！

她没能考上，她让全家人失望透顶。她委曲，痛苦，她有太多的话要说，但没有人能听她倾诉——包括路生。于是，她把万千悲苦一古脑儿倾到纸上，成了她的作品。她引起了关注，成了一颗文学新星。

然而，才女也罢，文学新星也罢，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。嫁给路生，一辈子守着几块田，走不尽的黄泥路，晒不尽的毒日头，她能忍受吗？

绝对不能。